

【流光碎影】

拉贝与石泰岩饭店的香肠歌

泰戈尔、柳亚子等都曾下榻过这家德国旅馆

□魏敬群

1937年8月28日，拉贝从秦皇岛出发，或陆路，或水路，9月初辗转来到济南，被德国驻济领事馆安排住进石泰岩旅馆。“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，那里的人唱道：香肠好香肠，济南府有好香肠；牛肉牛肉小牛肉，济南府有好牛肉。德意志人有二十，一个没留多可惜；领事先生多忙碌，好肠好肉没口福。”石泰岩旅馆是由德国人石泰岩在1904年创办的，位于胶济车站南侧的大马路。中外名人和政要来济亦多住于此。印度诗人泰戈尔、美国教育家杜威、中国军事家蒋百里以及文化名人胡适、柳亚子等，都曾在此落脚。

德国商人约翰·拉贝1908年来到中国，长期生活在南京。1931年至1938年前后，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。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军队制造的南京大屠杀，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《拉贝日记》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，拉贝和一些外国传教士、教授、医生、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“南京安全区”，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。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，被南京市民尊为“洋菩萨”。

拉贝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曾来过济南。1937年6月，他与妻子到北戴河旅游避暑。去后不几日，北平卢沟桥“七七”事变发生，拉贝欲赶回南京，却无法买到机票，只有从天津乘船到烟台、青岛，再乘胶济铁路的火车到济南，然后转乘津浦路的火车，才能回去。

拉贝8月28日从秦皇岛出发，或陆路，或水路，9月初辗转来到济南，被德国驻济领事馆安排住进石泰岩旅馆。“这家旅馆以其美味的香肠而闻名，那里的人唱道：香肠好香肠，济南府有好香肠；牛肉牛肉小牛肉，济南府有好牛肉。德意志人有二十，一个没留多可惜；领事先生多忙碌，好肠好肉没口福。”（见《拉贝日记》）

石泰岩旅馆是由德国人石泰岩在1904年创办的，位于胶济车站南侧的大马路（今经一路）。前后两个院，前院是二层楼房，后院是平房，总共有五六十间房屋。旅馆有50张床位。同时设有餐厅，亦对外营业，称石泰岩饭店。石泰岩旅馆（饭店）主要为驻济的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服务。1927

年出版的《济南快览》记载：“德人石泰岩所设之旅馆，完全为西洋式，兼管餐馆及牛肉之贩卖，每日房金自八元至四元。旅济之西洋人多寓于此，盖得言语习惯之便利，中人鲜有入者。平时宴客，须先日通知，当日就食，须按定时，否则不备也。”

中外名人和政要来济亦多住于此。印度诗人泰戈尔、美国教育家杜威、中国军事家蒋百里以及文化名人胡适、柳亚子等，都曾在此落脚。后来，胶济车站楼内开设的胶济铁路饭店，亦由石泰岩担任经理。石泰岩饭店以德式菜为主，名菜有煎牛排、红炖牛肉、咖喱牛肉、铁扒鸡、牛尾汤、鸡蓉鲍鱼汤等，冷菜有沙拉子、奶油栗子粉等，还可以吃到在济南难得一见的冰激凌。

店中的红炖牛肉鲜嫩味美，食客吃完一份可续添两三份，不另收钱。于是，不少食客进去往往只要红炖牛肉，不点别的菜。到了后来，店里便不经常供应此菜。其实，该店最出名的是香肠。店里名叫马斯沙兹的大厨有一手制作德国火腿肠的绝活。德国香肠举世闻名，纽伦堡香肠、法兰克福小香肠、巴伐利亚白香肠、图林根红肠、黑森碎猪肉冻香肠、柏林番茄咖喱煎香肠……马斯沙兹最擅长制作黑森林火腿肠，这种香肠呈玫瑰色，切成薄片，平整挺括，吃到嘴里鲜香醇厚，回味无穷。曾有一位叫杨庭珍的山东齐河小伙儿，在店里帮厨时偷师学艺，掌握了制作香肠的绝技。后来，杨庭珍在天津、秦皇岛开设店铺，“杨肠子”之名传响京津，至今仍是河北著名品牌。

1929年，石泰岩回德国，由另一位德商萨德继续经

营。萨德深谙烹调技艺，一时顾客盈门。尽管餐费昂贵，午餐、晚餐每份2元5角，早餐每份1元，仍然经常满座。他善于经营，设立了自己的宰牛场，派人到段店集上专门买小牛，回来宰杀，可免屠宰税。有时无牛可宰，便到附近的卅字巷（今万紫巷）商场采购，只要里脊和外脊。他所制作的红肠、血肠、火腿肠均味美可口，享誉本市，行销外埠。

拉贝听到的店中中国人所唱歌谣中有“德人一个不留，领事先生忙碌不堪”等句。为数不多的德国人当时离开济南，很可能与中日开战，德国保护其侨民有关。拉贝在回到南京后，德国大使馆也曾敦促其撤离。据《济南外事》一书记载，到1938年在济外侨有4347人，无一德国侨民。而到了1944年，外侨达49101人，其中，德侨有107人。看来，包括石泰岩饭店人员在内的一些德侨，是在撤离一段时间后又重新返回。德国领事海司先生忙得连石泰岩的牛肉和香肠都无法抽空来吃，大概也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吧。

1945年，德、意、日战败，二战结束，石泰岩饭店的德国经理、司账、厨子一律被遣送回国，石泰岩随之歇业。

拉贝先生1938年回到德国，二战后曾被苏、英逮捕，释放后，生活拮据，南京市民和国民政府每月给予钱粮接济。1950年，拉贝在柏林患中风逝世。

半个世纪后，《拉贝日记》公之于世，这位戴着眼镜，神色严峻的秃头先生，才如传世英雄般从历史的迷雾中向我们走来。

【忆海拾珠】

靠湖吃湖 明湖三宝

□张机

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大明湖并非单纯的游览地，而是湖民赖以生存的宝地，1955年大明湖开始筹建公园，此前住在济南北城根街一带的居民大都是靠在大明湖里捕鱼、种藕、种蒲菜为生，他们自称是靠湖吃湖的“湖民”。

当时的北城根街位于北城墙（现在的大明湖汇波桥）下的一条狭窄的土坷拉道（济南话黄土道），这条街很特别，因为靠城墙根的一面没有住户，街的南面就是大明湖的水面，住户房屋相距较远也很分散，整条街只有区区十几户人家，可是家家都有渔船，而且渔船都停在湖面上。每家都有两个门：一个是冲着北城根街的正门，还有一个冲湖面的“水门”（后门）。

湖民傍湖而居，靠湖吃湖，有靠捕鱼的，也有靠种藕为生的，即便在湖中行船也要按规矩，那时候穿梭在大明湖里的“上河道”和“大河道”是必行的水中要道，水道两侧都被密密的芦苇所包围，不熟悉河道的人就会陷入芦苇丛中迷失方向。有一年夏天我跟随一位小学同学去北城根探亲戚，他家老人谆谆告诫我们这些城里孩子，湖里到处杂草丛生也有暗流，水流湍急漩涡滚滚，小孩子绝不可下湖游泳，更不允许我们私摘荷花、荷叶。

老济南人都知道大明湖的特产有白莲藕、茭白和蒲菜（俗称大明湖的三宝）。大明湖的白莲藕个大肥壮，能长到五六尺长，又脆又甜，由于纤维质少，嚼后无渣，可以生吃，称为“水晶藕”。茭白是大明湖一种特有的水生蔬菜，生长在浅水田或水渠旁。蒲菜更是济南的特产，生长在水边或沼池之中，蒲菜嫩茎翠绿，纤细且长，一丝甜味，脆生生的，茎可以食用，夏季便是遍植湖中的蒲菜收获季节。

炎炎夏日，我常常邀上几位同伴穿过院前大街的小胡同，再沿西更道向北，穿过绿树成荫的曲水亭街来到大明湖的大红牌坊下，那里聚集着卖湖产品的湖民，有用竹篮也有放在水桶里面的荷花和莲蓬，我们花上一两分钱便可买到一只翠绿而硕大的鲜荷叶，圆圆的荷叶直径竟有五六厘米之大，高兴得我们立即顶在自己头上，俨然一个大大的遮阳帽，顶尖还带着那短短的绿梗，一群头顶荷叶帽，浩浩荡荡摇过街的孩子成了一景。再花上几分钱买一个鲜翠绿的大莲蓬，或者一枝含苞待放的荷花，回到家赶快浸泡在水杯里，慢慢等待它的绽放……

济南人钟爱浑身是宝的蒲菜，嫩茎可吃，蒲叶外的老茎片也能用来编蒲包、蒲垫子，就连蒲棒晒干后，点燃可以用来驱蚊虫叮咬。割蒲菜后，水里还有一段匍匐的粗茎以及泥中的块根，俗称“老牛筋”、“面疙瘩”。把它们洗干净后生吃甜兮兮的。湖民们舍不得丢弃，拿去卖钱，这也是济南的特产、孩子爱吃的零食，那时候有个童谣“老牛筋面疙瘩，谁要不吃馋煞他”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大明湖牌坊对面的马路边有一家“大明湖饭店”，那里的“凉拌白莲藕”、“奶汤蒲菜”、“糖醋鲤鱼”，都是用大明湖新鲜的水产品吸引慕名而来的食客。就连大明湖的鲜荷叶也可用于包装食品，那时的济南老字号“草包包子铺”，把鲜荷叶垫在笼屉上，蒸出的包子会散发出清新的荷香味，再用鲜荷叶给顾客打包，成为济南一绝。

中央电视台热播的《舌尖上的中国2》在介绍济南名吃“奶汤蒲菜”时提到要选用济南特产的鲜蒲菜，也勾起了我对明湖三宝：白莲藕、茭白和蒲菜的美妙记忆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xujing@sina.com



拉贝

【口述城事】

□张世亮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，毛主席做出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的战略部署，其中“深挖洞”就是修建防空洞。作为一项战备措施，任务很快就下达到了最基层的各单位和分社（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）。

那时我因病没能下乡插队，关系已转到分社，个人身份也由学生变为“待业青年”。分社组织社会闲散人员挖防空洞，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“地下工作者”。参与挖洞的人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，同时，粮食计划补到每月四十斤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自食其力地有了收入，心中十分高兴。分社领导还承诺：表现好的待业青年将优先考虑安排工作，这更使我们觉得有了奔头。

记得当时分了几个施工小组，我们几个男女待业青年作

那些“深挖洞”的日子

为“壮工”跟随一位姓吴的瓦匠师傅干活。吴师傅是房管所的正式职工，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但却比我们成熟多了。印象中他穿一身泛白的蓝帆布工作服，头戴一顶当时很时髦的军帽，裤子里兜里塞着一副手套，一副标准的工人阶级形象，令“待业”的我羡慕不已。

从此，我们每天相聚在四五米深的地下一起干活。开始主要是挖土运土，就像煤矿工人打通巷道那样。工具只有铁锹、洋镐、扁担和条筐，一般是男生在前面挖土掘进，女生在后面将土收到筐里抬到出土的竖井下，挂在绳钩上喊一声，地面上的人就用滑车把土筐拉上去，每天如此。活虽然很累，但在吴师傅的带领下，一帮年轻人有说有笑，干得很充实。

防空洞挖到一定的程度，为防止塌方，要及时砌墙发

这是吴师傅大显身手的时候。他干活非常利落，我们几个人搬砖、和砂浆供他一人还有些吃力，吴师傅右手拿甩子（砌砖工具），先将砂浆摊好，左手捡起一块块红砖飞快地铺在砂浆上。而在拿起每一块砖的同时，他还要把砖横转竖抛地选择一下，以便让最整齐的一面朝外。砖墙在吴师傅的手下迅速长高延伸，等砌到一定长度，便在两侧的墙上支起拱形胎具开始发碓，不用说，这更是个技术活。

有时，吴师傅也让我学着砌墙，在他的言传身教下，我很快顶起了半个老师，红砖、甩子手里也能玩得有模有样了，并且可以大声地指使别人。

这样的日子一晃两年，其间由于整天待在地下，如有机会到地面晒晒太阳便成了一种奢侈的享受。而在大伙的辛苦劳动中，我们那一片街道的地

下建成了复杂而完整的防空设施，下到洞里，有主干有分支，长长的甬道两侧分布着许多独立的仓室。我们分社的防空洞除自成体系外，还与相邻街区的防空洞相连接，如不熟悉情况在洞里极易迷路。听说有位分社干部独自下去视察，结果迷了路，转了两天才找到洞口走出来。

防空洞工程接近尾声，分社领导没有食言，开始一批批地为待业青年分配工作，“地下工作者”越来越少了，终于有一天，我也上到地面，有了工作。这一段“洞中岁月”是我人生中踏入社会的第一步，它让我初尝了劳动的艰辛和收获。用现在的话说：累并快乐着。后来虽然不挖防空洞了，但我一直非常渴望晒太阳，甚至在盛夏我都愿意在灼热的阳光下行走，这一习惯保持了很久。